

杜十三◎著

雞鳴·人語·馬嘯
和生命閒談的三種方式

文學風情

鷄鳴·人語·馬嘯

杜十三◎和生命閒談的三種方式



◎著者.....杜十三

雞鳴·人語·馬嘯

◎出版者.....業強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中華路二段一六三巷六號二樓
電話：(02)30431511-3025140
傳真：(02)30431531

郵撥：○七四三八一二一九
地址：台北市溫州街七〇號地下室
電話：(02)36275500-3627954
傳真：(02)3622281

聯合發行中心
地址：台中市大連北街一一五號
電話：(04)29557787
傳真：(04)29334999

鄭聞·張碧珠·朱淑芬·焦慧蘭
翁翁(不倒翁工作室)

◎發行人.....陳春雄
◎編輯.....鄭聞·張碧珠·朱淑芬·焦慧蘭
◎美術設計.....翁翁(不倒翁工作室)

聯合發行中心
地址：台中市溫州街七〇號地下室

電話：(02)36275500-3627954

台中分公司

地址：台中市大連北街一一五號
電話：(04)29557787
傳真：(04)29334999

陽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局版台業字第3220號

◎排版.....
◎出版登記.....
◎定價.....
新台幣一五〇元整
一九九二年三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破損或缺頁·請寄回更換

和生命閒談的三種 方式

• 杜十三

以純文學的角度來看，寫詩、寫散文、寫小說，一向都是正襟危坐，苦思冥想，發諸使命感而行諸於藝術尺量之內的大事，從第一個字到最後一個句點，創作者無不是懷抱著字字是煉丹，句句是錘劍的心情，在溫度極高的美學壓力之下從事心靈元素的煅鍛，因此，創作者難免會期待讀者也能以對等的嚴肅心情來賞閱、思索他的作品，並意圖在讀者的内心深處觸擊到一些有血有淚的角落，以引發出刻骨銘心的共鳴。

寫雜文則似乎沒有這些顧慮，因為同樣是文字，同樣是成行累段的篇章，作者在行文之際所考慮的，往往只是：「把話說清楚，把話說得有條理、有趣味」，再者，只是要求「把話說得幽默一點，或是把話說得有意思、有力量一點」而已罷了——在這種只求講究「說話」的技巧而沒有「創作」使命感羈絆的心情之下，行文者卻往往因此而得救，就好像將他從講壇上面拉到咖啡廳裡閒聊，而讓他擺脫了僵硬的身段一般，讀者通常都會因此出乎意料之

外的，聆聽到如此一個向來正經八百的作家也能够在嘻笑怒罵、輕鬆逗趣的氛圍下「說」出那麼有「深度」、有「人性」的東西來，而且就在「說得清楚，說得條理、動聽，說得幽默、有意思、有力量」的普通「說話規則」裡，他竟然還能把一串話「說」得如「詩」如「散文」如「小說」……一樣的扣人心弦而引人共鳴。

其實，萬物從無定則，一個嚴肅的詩人、作家如果能夠偶爾拋開繃緊使命感的身段，用

一種閒話家常的語調和姿容寫些雜文，那麼，一個嚴肅的讀者，又為何不能也偶爾放下「發掘大師」的期望，而用一種比較無爲的態度來和詩人、作家們「做個普通朋友」，而從中獲得另一種心領神會的樂趣呢？想當年，大作家魯迅之所以成為叱咤風雲的左派打手，並不是因為他的小說或是詩歌，而是他那種獨創一格

，諷評兼俱，怒罵並威的「魯體雜文」，至今，大陸上還有魯迅研究學者陳漱渝先生等人認為那是「政論與詩的結晶」，而不只是舊時社會現象的諷評記事而已。由此可見，「嬉笑怒罵」如果得「道」，一樣可以成「詩」成「文」而廣獲回響敬重；為詩為文如果無「道」，那麼，儘管作者是一肚子的憤世嫉俗，也一樣是「二流的藝術而比不上一雙一流的鞋子」了——為文如此，為人而想享受和生命交談的樂趣，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筆者因為某種因緣，從民國七十六年開始，在純文學散文與詩的創作之外，也以「杜老爺」的筆名在當時創刊的男性雜誌《風尚》撰寫一系列的「都市生活雜文」專欄，此一專欄雖然旨為闡述「都市生活新觀念」，行文用字都不直接說理，而是嘗試採用幽默的筆調，寓說理於嘻笑諷評之中；之後，從民國七十七年開



始，筆者奉聯合副刊主編痖弦先生的交代，撰寫一系列文壇、藝壇人士的訪談紀實，以輕鬆而深入淺出的方式鉤勒出一些藝文名家的行止觀念；此外，筆者從民國七十四年左右，針對當前某些特殊的藝文觀念、思潮和現象提出了些評論性的看法——這三種不同範疇的雜文寫作，表面上看來似是不太相干，卻是筆者從事雜文寫作，涵蓋「隨筆、訪談、論評」等三種不同筆路，卻同是「觀念闡述一體多貌」的雜文——前者因以幽默隨筆方式表達，有如聞雞鳴叫於晨昏之間，故名「雞鳴篇」；次者因為以輕鬆訪談方式呈現，有如人與人之際心靈語言的交流，故名「人語篇」；後者則因為以邏輯沈思的面貌表現，有如行馬於山巔海涯，見雲天異相而昂嘯，故名「馬嘯篇」——故將

本書取名為「雞鳴、人語、馬嘯」，乃是以「說話、擡槓」的形式將全書五十餘篇雜文「交談」成一冊，期能使讀者對筆者多年來的雜文寫作有一綜觀和指教的機會，並且，能在以「觀念表達」為脈絡的本雜文集中，讓讀者看出臺灣近五年來，在生活、人物和藝文觀念上變遷、轉化的一些「雞」爪、「人」印和「馬」迹。

畢竟，「雞鳴、人語、馬嘯」只是筆者「閒談」的三種形式，雖然算不上是詩或散文一般嚴肅的純文學創作，卻也是發諸心中，地地道道和生命交談的三種聲音。

感謝為這本書提供出版機會的業強出版社總編輯陳信元先生。

• 一九九二年三月

《目錄》

和生命閒談的三種方式

【卷一◎雞鳴篇】

生活觀念隨筆

親愛的忠孝東路

臺北「快樂」索引

從巢穴到都會——新男性的性主張

性廣告「啓世錄」

混凝土做的男人——新男性的行動策略

新都市生活論

男人的美

臺北的女人

敦化南路的倒影

52 48 44 40 36 28 23 15 6 2
金雞獨立術——三十歲的男人怎麼立？

海枯石不爛功——男人怎麼愛？

都市大玩家

三十功名「錢」與「權」

全身快樂法

三十男人不要「惑」

「全身」國際化

新男性品味

臺北的新宿——面對青少年文化的省思

雞·人·馬

大吉大利話「十三」

生命的經濟學

那一排排的臉孔

一九八八上海迪斯可

魔掌逃生記

108 103 100 98 95 91 87 83 79 76 72 68 64 60 56



【卷二◎人語篇】

藝文人物對談

筆底四海風雲——訪劉海粟大師（中國現代繪畫的啓蒙者）

魯迅在臺灣——訪陳漱渝（魯迅研究學者）

詩與經濟學——訪于宗先（經濟學家）

臺灣現代文學的「大哥大」——訪葛浩文（中翻英學者、作家）

中國文學的「小耳朵」——訪香港「譯叢」主編孔慧怡（港大教授）

臺灣現代詩的「傳真機」——訪陶忘機（中翻英學者、作家）

心的翻譯——訪馬悅然等人（諾貝爾文學獎推薦委員）

戲劇是要感動人的——訪姚樹華（美國A·C·T劇場副導）

詩就是詩——訪周良沛（大陸近代詩史家）

嶧嶸如湧筍——訪畫家余承堯（臺灣著名老畫家）

以寫作證明自己是中國人——訪龍人（泰國世界日報副刊主編）

文學的危機——訪白雅士先生（國際筆會祕書長）

詩的過境——訪金良植女士（韓國著名女詩人）

美之路——訪俞兆平（廈門大學教授，大陸著名美學家）

文化交流從生活開始——訪金鐘（香港「開放雜誌」總編輯）

起承轉折的藝術——評李錫奇（臺灣著名畫家）

【卷三◎馬嘯篇】 藝文思潮評論

四度空間的歷史社會觀

「眼鏡蛇」與「中國龍」

現代藝術的「鞋子」

第三波文學

散文藝術的思考

批評之必要

現代詩藝的新展望

詩與書的聯想

詩的故事



雞鳴 · 人語 · 馬嘯 ◆ 和生命閒談的三種方式

附錄：兩「本」可以兼務

大陸的藝術真的「幼稚」嗎？

時空的辯證

詩想錄

267 255 252 250

卷一 ◎ 雞鳴篇

生活觀念隨筆

親愛的忠孝東路

「忠孝東路在哪裡？」

「忠孝東路啊？忠孝東路就在東洋最新流行的對街上，在陳列西方欲望的巷子口，以及那個霓虹燈、紅綠燈和新潮事物相閃爍的地帶上。」

我會這樣子說當然是有道理的，因為，最近一年多來，事情儘管忙碌——像你一樣，忙工作、忙約會、忙著和朋友、和家人相處……忙這忙那的，然而，我總會一個禮拜抽一天晚上和自己單獨相處，相處的地方很多，大部分的選擇卻都是在忠孝東路上，因此，我對忠孝東路的了解不亞於你的，甚至，是不亞於對一個交往多時的女朋友。開始的時候，我選擇頂好市場對面一家賣歌的酒館，喝生啤酒，聽爵士老歌，看陌生人……，往往會把原本混雜空洞的一顆心用動人的旋律塞成充滿美麗動感的程度，才帶著幾張信手塗鴉的「筆記」或是「插畫」滿足的回家。偶爾會

從那些飄盪的旋律、豪放的外國腔，以及美麗的陌生眼神裡突然發覺到，有些事情應該怎麼做才會比較好——而這樣子「頓悟」，卻也不是日常生活裡，從工作或閱讀中經常可得到的。如此的感受，在附近一家帶著點「後現代」色彩，名叫「舊情綿綿」的現代咖啡店，一家可以射鏢，名叫「兄弟」的PUB，一家可以看到世界級原版名片，名叫「真空管」的包廂式MTV店，以及一家主張前衛色彩，名叫「設計家」的服裝店裡，和其他櫛比鱗次、各式各樣突出經營理念，標榜服務風格的書店、珠寶店、百貨公司、DISCO舞廳、牛排館、電影院、畫廊……等等場所，都可能以輕鬆隨意的偶發方式直接收受得到。這些場所除了買賣功能之外，更提供了書本文字符號之外的「圖象」訊息，直接的針對你的眼睛、耳朵、鼻子、身體和手腳，敏銳而清晰的「再現」或輸送一九八六年代位於世界潮流交會點之一的臺北市的脈動、表情、體溫、質感、造型和味道，讓你有如用一雙眼睛閱讀另一種「書」一樣。如果你的辦公室或住宅只是這些現象中某些部分制度化的「歸納」，那麼，這條街——所謂「忠孝東路」，就是臺北市甚至是全臺灣地區中物質文明最浪漫的「演繹」了。面對如此五光十色的繁華景象，年輕人會變得喜歡遊戲，女人會變得比較虛榮，中年左右的男人呢？我想，不是變得比較自卑，就是變得比平常更有欲望。

其實，我此刻就是很冷靜的一個人，坐在三普飯店附近的一家咖啡館裡寫著這篇文章，因為已經習慣了，反正口袋裡只裝了五百塊錢，除了看看、坐坐、逛逛、想想之外，又能做些什麼壞



事？不知道住在附近的詩人羅青和蕭蕭可有這個習慣，偶爾坐在咖啡店裡面對著成羣的人類「寫作」其實是很有趣的，就好像在畫素描一樣，畫的是貴婦型紳士派的忠孝東路，腦子裡卻想著原始人的食衣住行……。

雖然已經是下班時間，有幾個人是真正滿足的在觀樂的？即使是剛從對面的百貨公司提滿東西走出來，看完電影走進裝潢一流的速食店，他們短暫的笑容都將隨著忠孝東路的打烊而熄滅，為了追求忠孝東路式的嶄新流行生活，他們必先面對明天流行的生活競爭，你是否也是一樣？

忠孝東路一帶因此有個綽號叫「頂好生活圈」，一個小孩在此出生，可以在「中心診所」接生、喝牛奶有名牌奶粉店，上幼稚園有「名人託兒所」，上小學「忠孝國小」，買玩具、衣服有「統領百貨」，看電影有「頂好戲院」，看牙醫有「哈佛牙科」，領錢有「第一銀行」，看報紙有「聯合報」，跳舞有「九九熱滾」，看戲、慢跑有「國父紀念館」……，此外，如果做錯事要懺悔還有位於一段路上的「善導寺」，萬一壽終正寢了，也有位於七段路底的三張犁墓園，反正一個人從生到死，即使一步都不離開忠孝東路，也能享受一輩子的新潮流行和「頂好生活」，難怪有人要在「善導寺」的門檻上題下這樣充滿玄機的一副對聯了：「普渡降生人成即佛成到此悉由忠孝東路；送歸極樂心淨則大淨從茲共入『頂好圈』」（不是蓋的！）

「忠孝東路在哪裡？」下次你再問我這個問題的時候，我會這樣告訴你：「忠孝東路啊？我

這兒有一條，你那一條。你那一條霓虹燈比較多，我這一條紅綠燈比較多。「怎麼樣？要不要過來喝杯咖啡？」

（七十六年一月，風尚雜誌）



臺北「快樂」索引

「快樂」這兩個字無聲無息，並不是閃亮的霓虹燈或招牌，沒有色彩，沒有符號，沒有尺寸，也沒有質地。

不是你手裡攤著地圖，口袋裡裝著鈔票，走在路上就可以尋找得到的，如果這樣子便能「尋找到快樂」，

那麼這也不叫做「快樂」了，那個叫做「空虛」，你相信不？

現在是晚上七點，這兒是上回我跟你提過的忠孝東路四段——你們吃過飯了吧？我們就從這兒開始走，你們暫時把我當成你的「快樂導遊」好了——請先看看對面十字路邊的那塊大指標，上面是不是寫著：「外功快樂區」？再請你看看下面的幾行字：「眼睛快樂：一〇〇元起；嘴巴